劉氏鴻書

第三十四卷

五倫部一

君

搖搖惕惕　黃帝之世　事天任地

湯網　文命　禹鼓

君門萬里　徙熒惑　嘖室之議

何可恃　劉項得失　堪冠堪室

安反側　任度離俗　老兵

創守　乙夜觀書　黜權萬紀

帝王有命　不忍燒羊　異物遠避

卷三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乙

君

黃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黃帝巾几銘

黃帝之世國亡衰敎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所養

堯在位七十載丹朱不肖不足嗣天下乃求賢以與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忠信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甓坯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 路史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說苑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周書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

才不足也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 管子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呂覽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不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

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怍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禮記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攻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惟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史記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買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旅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授室之

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闔而遺其爲帝曰兒貢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嘗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 文海披沙

光武進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嘉謀錄

隋文帝手勑靈藏法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 佛祖統紀

唐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妾聞主聖臣忠徵

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綱鑑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此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朕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通鑑

文宗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毎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

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誇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欷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杜陽雜編

唐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唐史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

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君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徽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綱目

宋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東軒筆錄

宋眞宗東巡告功泰[illegible][illegible]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

熊虎豺豹莫知其數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嶽靈勑五伯里內蜂蠍蠆毒之徵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清瑣高議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眞英雄也遂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揆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耿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

略皆用世之智也西湖志

武肅王起於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楊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又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

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與册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石林燕語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節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

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餓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

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金史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

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元史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艱難却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草木子

元憲宗即位問耶律楚才治天下之道楚才曰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帝問何者爲害楚才曰一鄉有一個歹人一鄉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鄉都安一城裏有個歹人一城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

城都安朝裏有箇歹人天下受他害除他一箇歹人天下都安於是罷久任之官取各郡豪富故元於五十年之間天下都得燕安 原始秘書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内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

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　太祖親
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
慟哭指天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
遇如初　郊外農談

國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傅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
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
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乃作衛士服偕衛
士九人入肆珙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

殿下何自[illegible]如此文皇賜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相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一肘老玉印狀龍形虎步聲若洪鍾足底[illegible]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文皇帝恐人疑乃賜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是時諸王多以罪廢湘王自焚死成祖不勝悲憤乃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

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勑信使執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决亡何有勑使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成祖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牀下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勑擒殿下殿下

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耶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己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中圍府苐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内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内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逮官屬内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成祖曳杖坐賜

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瓜者與卿等共嘗之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呵責貴昺等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苐爲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昺并執葛誠盧振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　皇明鴻猷

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今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加至是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及駕驅金陵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實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

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内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耶吾來欲翌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宮自縊死他皆渝盟戸部尚書張紞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黄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黄子澄初假黨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黄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斬衰服哭學

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嘗何如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成王有子在成祖詰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葬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比成祖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遂謁孝陵畢欷歔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將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

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成祖曰諸王羣臣旣以爲奉宗
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循衆志
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
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
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
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
閏七月羣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
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於北京
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
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

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王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　皇明鴻猷

明天順朝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没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内將五六十年意欲寛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此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皇明通紀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時中官王振巧黠多智上寵任之振猶憚太后嚴明不敢肆太后崩振始横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化忌之異處普化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

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荅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御之旣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命下舉朝震駭連疏懇留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無備衆心疑沮報敗踵至諸臣上疏請班師振不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上雷雨大作不可進振始懼下令班師八

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没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十四日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川野諸宦豎宿衛士被矢如蝟上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

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不可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報京十七日百官集闕下傾聞敗報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一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閽門衆

擁謙等隨入有旨令籍振振黨馬順從傍沮給事王竑
捽順頭衆爭毆擊之立斃衆又索振黨内使毛玉等二
人因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少須執振至
錦衣衛指揮王山于謙啟王降旨獎諭百官明日移王
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即眞之議矣陳鎰奉令旨籍
振幷其黨彭得清陳官等家皆没官斬於市振姪弟林
等已從駕死於虜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
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
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
劉安等出見獻衮服上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爲

備虜令拓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返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

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荊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
師戒嚴專事討賊復仇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
楊洪等治兵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上皇
仍出紫荊關北去時上皇留虜中朝廷以虜使不可信
久絕不通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
實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所居氊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
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
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
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對曰往使至皆
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卿爲

我圖倘得歸顧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又泣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具無他狀蓋朝廷絕和議虜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多厭兵思還意實等遂辭歸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入貢原非正使弊數多自尅欺隱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使所從人率爲姦他所淹留不關中國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不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

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復來迎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歸上皇不為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顏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

使臣又明日伯顏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率諸酋送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駕入關朝廷遣使以晃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覘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至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遜避意遂居上皇於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諸傾闒隙景皇帝恩禮漸衰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牆樹以防外通仍鎔鐵錮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

宗在儲位景帝卽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
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有疾久不視
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
與羣臣屢疏請立東位蓋復憲宗云羣議紛起有白太
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
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
侯石亨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盍圖之徐有貞亨
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出狩非以
遊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

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軏等曰兩日前曾密達之至十六日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謀云虜且夜入寇近地須宜備不虞自是納兵大內有辭人無疑者遂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舉撞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軏等入見太上皇帝燭下獨出呼亨軏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衆挽舁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衆翌升奉天門升登黼座遂鳴鍾鼓啓諸門殿上呼譟衆尚不知故徐有貞等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英宗旣復辟乃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詔下獄命有貞入內閣參預幾務未幾封武功伯石亨封忠國公張軏封太平侯張輗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二月朔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爲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唯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皇太子楲徐正至京師磔於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毋自矜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訃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正德九年十二月帝始微行十二年八月上出幸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彬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屢導上出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之時未遠可為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眾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十三年春上復出關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朔上以太后將祔葬詣天壽山祭告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切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

行命內閣草勑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不省時上
必欲內閣草勑屢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
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上曰何乃逆
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勑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
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勑是以臣名君死不
敢奉命上大怒手劍擬之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
逆命有罪願就死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
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
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
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

盧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謀遂寢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師三月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於是翰林臣舒芬等連疏乞留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於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跽五日於是數日
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
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朋言車駕出必不利乃
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
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謫福
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
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等俱爲民
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
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劉校
等共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八月下詔南京大學士

梁儲蔣冕扈從時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入奏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處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充軍以猪音同國姓也又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曰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煩難

梁儲蔣冕自執書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
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之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
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巳知道目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
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巳擒矣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
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
疏内上之上始議北旋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
月駐蹕通州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世廟威福必自巳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
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姚良

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横上心已動矣及孚敬奏辯謂塤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上滋不悦第以其疏報聞罷故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側媚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則一言而山岳可排鰲疏是也不皦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鋐上咈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世廟識餘錄

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二

后 太子附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宮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宮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宮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槏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惲　十三子　第五倫

卷三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二

后 附太子

漢呂后稱制 高祖后 王太皇太后臨朝 成帝母 馬后臨朝 馬援女明帝后 竇太后臨朝 和帝母 鄧后臨朝 鄧禹孫女和帝后 閻后臨朝 安帝后 梁后臨朝 順帝后 何太后臨朝 靈帝母 庾太后臨朝稱萬機 成帝母 褚太后臨朝稱制 穆帝母 武氏改國稱帝 高宗后中宗母 劉氏稱制 眞宗后 曹太后同聽政 仁宗后英宗母 高氏臨朝 神宗后哲宗母號女中堯舜〇事物紺珠

漢李夫人爲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
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
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
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
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
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
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
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
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録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
禮葬焉 漢書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
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
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爲后 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
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
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
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
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超詣商第第內讙譟食時商女

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頳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緩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踁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婉令㩇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過諸臣妾婢女賤愚惑言不宜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逵如此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提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披沙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晩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晉史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

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踰四十年當

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

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

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

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

長成巳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

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爲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讎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 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彠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因圖讖出寺爲尼王皇后間蕭淑妃之寵陰令入宮長髮寵爲昭儀手斃巳女傾陷主母遂爲皇后遷帝房州遂僭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南璆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爲如意君 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巳乎對曰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决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時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

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 綱目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獨異志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媼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五代史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爲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曹郎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郎慈聖光獻也玉壺默記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擲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避暑漫抄

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纂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眞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剌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臣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

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欵
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
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
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
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
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
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
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經濟類編
明太祖早晩於西樓上决事馬太皇后常潛聽之如聞
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寃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

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即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閣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為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
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為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
天下萬世何即欲全聖孝獨兩宮同尊為宜於是議始
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内
臣畤等復洶洶為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
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虛右以待將來即兩全無傷於
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
聞大内母后為感動得温旨諭如議乃退嘉謨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興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
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為據率

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和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朕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需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璁獨疏言武宗嗣孝廟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侔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唯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別爲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平臺溫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詰尚書第賜金令勉爲上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璁合上乃喜

召書等詣闕會議由是禮部尚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本生二字璁萼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璁萼如仇至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璁曰禍福當與卿共之今衆洶洶奈何璁曰羣臣獨恃衆爲勢耳誠以勢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者姓名收繫爲首楊慎張翀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大不同當時璁萼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名爲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温文冲抑得禮之本璁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禮自璁開不其然哉 嘉謨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

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衛部署旣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巳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巳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敎可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已
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
後竊愧空疏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
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
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
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
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輙錄
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
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敎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敎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笵型在上不肅而嚴論敎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纘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澹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 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輭吹氣如蘭娟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廻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琦幌恐垢汚體也以衣帶縈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卽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眞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遺事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漢史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説毀爲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
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絶麗以節闕中長者
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
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
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
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
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
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
觸文帝諱改爲明 初潭集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

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爲寧胡閼氏生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嬖妻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皋最長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亡恥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從胡俗復爲後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真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行同狗彘因欲是厭宅尚曷䘏耶 金壘子

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爲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三百此出宮女之始也 原始秘書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勑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楮記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

之座果寇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惻惻爲之罷戲 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笪橋下某國長公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爲世官以慰主心 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巳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紂故爲後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緼袍無表三旬九食著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十二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埤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裼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吾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 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

王吉爲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埋之去又鄭渾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相治率不舉恒貢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爲字 鄭口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爲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嘆其修整門戶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可謂無私乎 史纂

劉表私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於長子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輙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爲江夏太守避家難季漢書

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巳當退而求之於

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彭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發一笑 堯山堂外紀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illegible]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 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 綱鑑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

紆絳縝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巳嫂曰不得巳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櫄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既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膚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說海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德耶 文獻通考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盍往虔禱指揮聽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為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它家娘子只是趂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緣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虜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況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日即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說圃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檄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
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
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于文於義爲協 海客日談